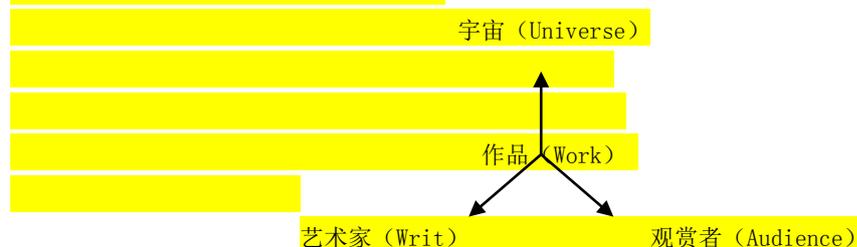


三、文学批评的坐标系

文学观念是对文学的看法和认识，它与方法论的最高层次有重合之处，如前所说，某一方法在方法论上的层次愈高，那么它与观念形态也就愈接近，甚至影响了文学观念，如某些哲学方法论。西方现代的非理性主义哲学观和方法论，就对西方现代的文学艺术观发生了重大的影响。但就具体的文学批评方法而言，那么应该说是批评方法从属并体现了文学观念，有什么样的文学观念，便有什么样的批评方法。观念是较抽象的，而方法是相对具体的，观念是指导性的，方法是实践性的和工具性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一切方法都是在观念基础上产生的，欲变革文学批评的方法，必先变革我们的文学观念。如果观念是旧的，方法即使是新的，也无异于新瓶装旧酒，包装令人眼花缭乱，但里面的货色却是旧的，这就有哗众取宠之嫌。曾经有人运用新的方法论，但因为观念没有多少变化，所以并未得出多少新的结论，不过做了一次名词术语大换班。所以钱学森说：“还是先谈观念，后谈方法”，“方法是第二位的，根本的认识是第一位”。方法离不开观念，最根本的原因是方法离不开人这个主体，方法是主体用以探索客体的手段和工具。黑格尔说得对：“在探索的认识中，方法也就是工具，是主观方面的某个手段，主观方面通过这个手段和客体发生关系。”文学批评的方法是批评主体用以探索文学这一客体的手段和工具，因此必然与主体对文学的看法和认识有着必然的联系。当然，方法也不是消极的，就文学批评方法而言，既然它是文学观念的产物，那么它必然体现了这种或那种文学观念。这在后面即将讨论的各种批评方法时可以感受到。因此学习一种新的批评方法，必然会联系到一种新的文学观念，并潜移默化地受其影响。方法的实质在于主、客体之间的关系。

美国批评家艾布拉姆斯在《镜与灯》中提出了文学批评简便灵活的参照系，把不同的艺术理论都纳入其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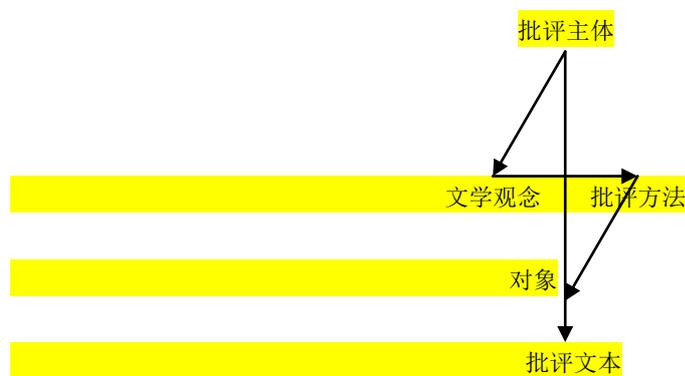


这幅示意图标示了文学批评所涉及的整个范围，它以作品为中心，沟通了宇宙（自然、世界）、艺术家（作者）、观赏者（读者、听众、观众），形成了四组关系：作品与世界、作品与作者、作品与读者、作品自身。艾布拉姆斯指出：“显然，一切符合情理的理论，多少都要考虑到这四个要素。然而我们将看到，几乎所有的理论都明显地偏重于某一个要素，也就是说，批评家倾向于在这四个要素中的某一个要素里提取他们的解释，区分和分析艺术作品的主要范畴，以及鉴定作品价值的主要标准。因此，这种分析体系将会把解释艺术作品的性质和价值的所有尝试分为四大类。”¹一个批评家如果注重其中一个类，并认为它是决定文学本质和价值的根本所在，那么也就形成了相应的文学观念和批评方法。如果强调作品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在文学观念上就形成了模仿论、再现论、反映论，主张现实主义，在批评方法上取社会批评和文化批评的模式，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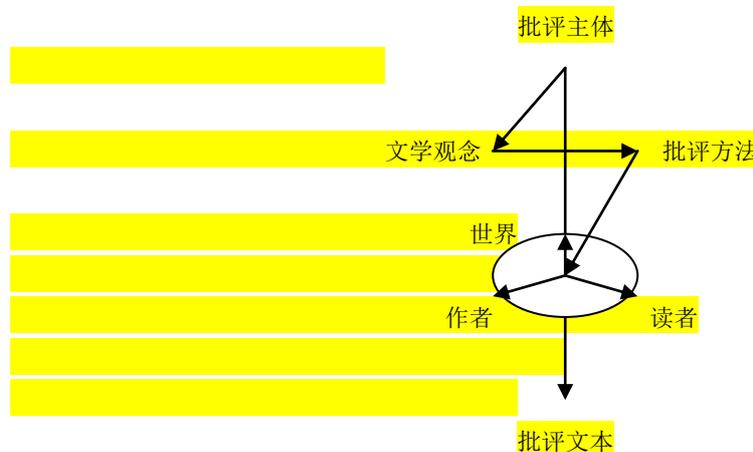
¹ 《镜与灯》，袁洪军、操鸣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1 年 12 月版，第 10 页。

美学的批评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还有新历史主义批评、女权主义批评也属于这一类；如果强调作品与作者的联系，在文学观念上便持表现论，倾向于浪漫主义或现代主义，在批评方法上多为传记批评和心理批评；如果强调作品与读者的关系，便形成了读者反应论、接受美学的文学观念，在批评方法上侧重道德批评或读者反应批评；如果认为重要的是作品或文本自身，作品与世界、作者、读者没有什么关系，或可以忽略其关系，则在文学观念上持作品中心论或文本中心主义，在批评方法上形成了本体批评、结构主义批评，现象学批评也属此列。当然也有交叉性质的方法，如原型批评就兼顾了文化批评和结构主义批评。

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明显地看到，一定的文学观念总是侧重于研究作品的某一方面的关系，以某一维度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从而派生出相应的研究方法和批评方法，以显示这种关系（维度）。我们可以进一步用下面的图式来表明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中批评主体与对象、文学观念与方法四者之间的关系。



批评主体按照一定的文学观念决定所使用的批评方法、模式，作用于批评对象，从而产生了批评文本。这里所说的对象，也就是文学作品或称之为文本，它从三个维度分别与世界、作者、读者发生关系，如艾布拉姆斯的坐标系所表示的那样。所以从批评活动来看，完整的示意图应该是这样的：



在上面的图示中，我们都强调了文学观念对批评方法的支配关系，因为批评活动是由批评主体发出的。批评主体对文学的认识和看法，影响了对批评方法的选择。在批评活动中，批评的对象，即文学作品，也表现了自己的倾向，如有些作品倾向于反映外部世界，有些作品倾向于表现内心体验和情感，有些作品更注重激发读者的情绪和想象，有些作品追求形式和唯美，这种对象的特殊性，同样也影响了批评家对批评方法的选择。对于一个具有较大包容度的批评家来说，即使个人趣味可能偏向于某一类作品，但他应该有超出个人兴趣范围的雅量和适应性，根据不同对象的特性来调整自己。否则面对纷繁复杂的文学现象，他将无所适从或过于偏执。对特定对象的研究也会影响批评家的观念，会扩大他的批评视野和艺术趣味的领域。批评主体和批评对象都是“变量”，这两个变量结合就产生了数量丰富的批评模式，而批评主体的文学观念始终起着主导的作用，自然它不是一成不变的。

对方法论热的反思：

自 1985 年出现方法论热以来，中国的文学批评出现了很多新的变化。方法论热带来了观念热，因为人们终于意识到，方法毕竟是工具，观念才是最根本的。如果说在方法论热阶段，只是学到了一些批评的新术语和皮毛，那么在观念热阶段，比较清楚地了解了每种新方法在观念上的依据。迄今为止，为数不少的西方 20 世纪文学理论、美学理论方面的重要著作已经译介过来，为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提供了较充足的参考资料，使理论和批评从封闭走向开放，可谓功不可没。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也出现过消化不良、生搬硬套的现象，但这是必然会经历的。现在大部分新的观念和方法都不同程度地得到了运用，不仅被运用到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和批评领域，以及其它艺术门类的研究和批评领域，而且扩大到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领域，开拓出一片新的天地。当然，在运用新的文学观念和批评方法时，应该注意到它们的适用性和局限性。正如美国理论家艾尔德·奥尔生所指出的：“所有这些批评都可以称为‘片面的’，因为每一种都在试图以考虑一部分的问题来解决全部问题”²，这是我们在学习参考一些方法时特别需要注意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由封闭走向开放，也向理论工作者和批评工作者提出了新的问题和要求。现在的主要问题是忽视传统，把传统理论和传统方法中至今仍有一部分有价值的部分弃置不顾。割断历史、追奇鹜新的倾向依然存在。在知识更新和“格式塔转换”的时代，更需提倡在传统与革新、收敛式思维和发散式思维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因此，如何使对外来文化的吸收，与对中国传统文论的继承和发扬有机地结合起来，通过两者的交融构建 21 世纪的中国文论，尽早解决长久以来困扰中国文论界的理论失语症，找到自己的话语空间和与世界对话的话语权，这是摆在理论界和批评界面前的一个任重道远的任务。唯其如此，才可能使文艺科学的变革得以少走弯路，并取得革命性的成果。

² 《现代英美资产阶级理论文选》。